

经
济
科
学
译
库

A Brief History
Economics
(Artful Approaches
To The Dismal Science)

经济

经济学简史

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

E·雷·坎特伯里 / 著
E.Ray Canterbery

礼雁冰 刘莹 宁叶子 刘洋 / 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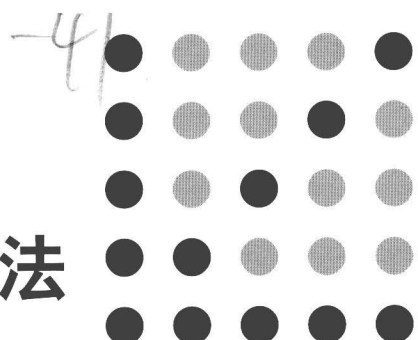
刘凤良 / 校



经济科学译库

经济学简史

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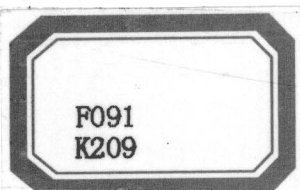


E·雷·坎特伯里 / 著
E.Ray Canterbury

礼雁冰 刘莹 宁叶子 刘洋 / 等译

刘凤良 / 校

A Brief History
Economics
(Artful Approaches
To The Dismal Science)



F091
K20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坎特伯里著; 礼雁冰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经济科学译库)

ISBN 978-7-300-13127-6

I. ①经… II. ①坎…②礼… III. ①经济思想史—世界 IV. 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2438 号

经济科学译库

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

E·雷·坎特伯里 著

礼雁冰 刘莹 宁叶子 刘洋 等译

刘凤良 校

Jingjixue Jianshi——Chuli Chenmenkexue de Qiaomiaofangf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2.25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8 000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xiii 本书并非要对“已故经济学大师们”进行简单的登记造册。在当今经济学家们处理现代经济问题并开始改变其观点时，越来越多的读者发现，他们其实更需要一些过渡性的经济学著作，以便能在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正好为人们提供了一座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

老一辈的经济学大师们以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作为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并使用生动鲜活的事例，以至于他们的理论著作远比许多现代学者的著述要通俗易懂，因此我相信本书会十分适合经济学的初学者。另外，假使本书的读者具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但又对经济思想史多少有一点点欠缺，那么通过本书他们就会熟悉一些最具魅力的历史人物。拥有一份求知欲是阅读本书的唯一要求。

xiv 对许多问题的关注促使我决定写作《经济学简史》一书。首先，我时常感觉到，经济学的初学者和大众读者都需要一本通俗易懂而且又有趣味的经济学入门读物。对于初学者而言，尤其是作为学生，仅仅进行知识填充可能满脑子装的都是标准的初级教科书，但到头来，初学者只是掌握了一些不相关的基础知识（尽管可能为一点点收获沾沾自喜）。对于大众读者，我相信他们更需要了解教科书中所没有的知识，如对全球化、金融市场泡沫和经济失衡等问题的各种日新月异的解决办法。

其次，初学者对经济学的兴趣大体是随着社会经济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减少的。我发现，可以借用名人传记形式 [比如亚当·斯密 (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托马斯·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杰瑞米·边沁 (Jeremy Bentham)、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托尔斯坦·凡勃仑 (Thorstein Veblen)、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和罗伯特·海尔布伦纳 (Robert Heilbroner)]，以及讲述爵士乐时代、大萧条、里根经济政策等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故事来引导初学者接受某一理论。



再次，我也希望能将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优良品质传承给年轻一代。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们，他们不仅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努力寻求表达方式生动风趣。当代读者千万不要错失拜读大师著作的机会。

我将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作为本书的开篇人物。现在有一种普遍但显然误解了亚当·斯密著作思想的观点，它将斯密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个观点视为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主旨，并认为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仅适用于自由市场而政府作用有限的经济。正如钳制人的血管就会影响血液循环而造成大脑供血不足一样，这种狭隘的看法使人们无法真正理解斯密的理论。这种观点流行的部分原因是出于追求商业利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对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的教授，倘若泉下有知肯定会对这种观点举双手反对。

xv

我希望，干脆说是恳请，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入门的读者都应该读一读斯密的《国富论》。这部著作处处充满着智慧的思想，比如在斯密名篇中对制钉厂的精彩描述：“千万别认为我们的晚餐是来自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善意，他们提供食物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这段话不仅寓意深刻，而且语言生动形象，富有韵律（英文中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这三个词都以字母 B 开头），用准备晚餐这件日常家务做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的利己立场，比直接用“消费者行为最优”这种学术用语要生动有趣得多。

聚焦制钉厂和亚当·斯密，使得我们联想到生产组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这一问题仍然是目前东欧国家、前苏联成员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成熟工业化国家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已经与传统意义下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中包括日本，它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生产过度和劳动力过剩问题。这些国家的人们表面上是按需要进行消费，然而他们的消费并不足以使得他们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主义的这一弱点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被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商人、政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揭示出来。

他写道：

古埃及是极其幸运的，这无疑应归功于它的两项活动所创造的传奇般的财富：建造金字塔和开采贵金属。贵金属不能成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品，却可被用于建造金字塔而不致堆积成废物。中世纪建造教堂和唱颂哀挽歌的情形也是如此。对于死者来说建造两座金字塔或者做两次弥撒的功效其实跟一座或一次没有区别，但是，如果从伦敦到约克郡建造两条铁路，就不是这样了。

在这段简短文字中，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凯恩斯在最后半句话中概括出了现代经济社会所缺失的东西，这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所出现的基本缺陷。如果是在今天，他可能不会用铁路作为例子，而是用 900 条并行的宽带信息高速公路在向各地传输老套的娱乐信息作为例证。

xvi

纵然借助信息高速公路的便利，也仍然无法向所有对本书做出贡献的那些

评论家、读者和朋友们表达充分的感谢。几年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仔细审阅了本书的原稿，他以及其他人对我的许多帮助，成为激发我写作灵感的源泉。他对本书的影响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我亲爱的已故朋友西德尼·温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颇有见地的评论。另一位已故的朋友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为本书有关金融和投资的讨论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约翰·Q·亚当斯（John Q. Adams）和H·皮得·格雷（H. Peter Gray）等一群思路敏锐的朋友和同事，都提出了颇具见解的批评。还有另外一位已故朋友曼科·奥尔森（Mancer Olson），他的著作《国家的兴起和衰落》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启示。格哈德·门斯奇（Gerhard Mensch）的著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启发，而且他对本书原稿中关于创新及其对高度工业化国家经济作用的相关材料的评论十分具有洞察力。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任教的这些年里，我有幸与我的朋友、20世纪顶尖经济学家之一的阿巴·P·勒纳（Abba P. Lerner）进行了一些深刻的交谈。幸运的是，一次偶然机会使我当时的部分手稿获得了经济学大师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审阅，这些手稿的部分内容构成了我对凯恩斯理论的探讨。在琼给出评论的许多地方，阿巴毫无顾忌地标上了“她弄错了！”，而把比如判断有关凯恩斯的“真正含义”之类的艰巨任务留给我。

这是一个忠于历史的责任感问题。正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出了最终判断的时候，一些睿智的专家却就此提出质疑和问题。正是由于对过去的历史并不十分确定，所以我们才鲁莽地给出了一些推测。

xvii 一本书只有出版才能送到读者手中。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世界科学出版社的戴维·夏普（David Sharp）对本书及我的另一本著作《华尔街资本主义》所给予的非同寻常的支持。我也要特别感谢奥格斯坦纳学院的理查德·鲍尔曼（Richard Ballman）、威斯塔克社区学院的弗朗西丝·比德尔（Frances Bedell）、路易斯安那沙乐大学的约瑟夫·凯尔洛（Joseph Cairo）、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迈克尔·卡罗尔（Michael Carroll）以及康涅狄格大学的理查德·N·朗洛伊斯（Richard N. Langlois），他们仔细阅读了本书并提出了有益的批评。世界科学出版社的乔伊·奎克（Joy Quek）对本书进行了精心的编辑。

最后，我的夫人卡罗琳（Carolyn）给予了我无人能及的鼓励，她给我带来的快乐超乎想象。

E·雷·坎特伯里（E. Ray Canterbury）

引 论

1 经济学家们如同飞行员一样，也使用过各种方法。毋庸置疑，在探寻经济学的道路上一些办法比另外一些更为有效。无论是航空学还是经济学，我们都会遇到边界或者说极限。不了解经济的界限就像是一个飞行员不了解地心引力的束缚一样糟糕。

我们想知道得更多，而不是仅仅了解亚当·斯密（Adam Smith）如何勉强地想到一些简单的方法。毕竟，伟大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与此同时培育了他们的文化环境，也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这种相互依存构成了我要阐述的主要理论。这就是经济学的实质，是所有人都应追求的理念。当我们把亚当·斯密或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置于他们的历史和知识背景中时，我们需要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问题是很重要的。

是什么使得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会导致致命的危机？为什么商业经理的行为令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如此不安，以至于他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与掌握纯粹分析、数学和统计学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只掌握了贸易工具，我们将无法了解在更广泛的社会思想中经济的地位，更不可能向门外汉解释它们。我们也将会无法巧言雄辩。

2 我们想走出理性重构的瓶颈^①并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能同时涉及许多相关领域，例如历史、哲学、数学、政治、自然科学和文学。它们使得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将伟大的经济学家们置于所需要的地位。

^① 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曾使用了“专制主义思想史”的术语，后来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追随者使用了“理性重构”的术语。参见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第3版，2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马克·布劳格：“论经济学史学的编撰”，载《经济思想史杂志》，27~37页，1990（12）。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从不切实际中走出来：一个有关经济学辉格党式历史的计划”[载《经济学会史公告第9号》，51~60页，1987（1）]使用了更令人回味的“辉格党思想史”。对萨缪尔森而言，辉格党式的历史为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披上现代理论的外衣，用现代的标准查找他们的错误，因而也就为经济学的进展提供证据。这大概也是理性重构的含义。理性重构的好处不言而喻，但它并不会在被当今经济学家任意界定的范围内都适用。本书中所使用的合理而详细的论证历史重构方法，可参见卡伦·I·沃恩（Karen I. Vaughn）1993年6月28日在费城第20届经济学会历史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为什么教授经济学说史”，载《经济思想史杂志》，174~183页，1993，15（2）。



随后，我们就将知道亚当·斯密继承了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洛克（Locke）的哪些思想，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继承了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哪些理论。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大萧条时期的困境不仅体现在了凯恩斯的著作中，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书中也对其也有描述。在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凡勃仑的影响力和他对炫耀性消费的理解。

建立这种联系不仅仅满足了一个思想者的好奇心（尽管对其自身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历史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就像核物理一样，始终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学科，它超越时间追求永恒的规律。然而永恒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在短暂的社会进程中，社会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经济制度。纵然是资本主义，其基本要件从有记录的历史到其萌芽花费了6000年，也已经衍生出多种形态。借助于经济学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思想全貌；这将使我们开阔视野，变得更善于反思，思考时也更加周到。

扩展思维角度是获取灵感的一种方法。

历史是研究思想的基础。如果我们对经济学家们已经探讨过的思想不熟悉，我们就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思想。同时如果我们对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不了解，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他们的思想。时代变迁，经济制度也在变化之中；所以，我们试图描述经济组织的发展，即从封建制度历经市场经济到复杂的混合经济再到现在的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学家中，历史从来都不会被忽略。1993年，富有盛名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奖共同授予了华盛顿大学的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 C. North）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两位在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创新者。诺斯工作的核心是探究“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贫穷？”与亚当·斯密的答案相似，诺斯认为，答案就在于制度如何随着时间变迁以及如何影响经济运行（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如宪法、法律、税务、保险和市场规则，以及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如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和信仰）。诺斯已经促使许多经济学家重视“经济规律”的约束，并承认外部势力或偶然事件的发生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其结果视环境而定。实际上，诺斯把历史带回到了经济理论之中。

此外，在经济史的变迁中勾勒经济思想的同时，任何学科，即使是数学等自然科学，也无法摆脱人性；它因此变得人性化。虽然数学神奇般地令经济学变得严谨，但历史却能防止它趋于僵化。^①

有时，文学在我们建立社会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有时比经济学家更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经济状况。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在

^① 对学说史研究者而言，更长、更详尽的说明由卡伦·I·沃恩给出，《为什么教授经济学说史》，载《经济思想史杂志》，174~183页，1993，15(2)。最近辞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是这一想法的更早的倡导者，参见他的“以前的经济学有用吗？”，载《政治经济学说史》，217~230页，1969，1(2)。

描绘工厂主实行 12 小时工作日和雇用童工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就比古典经济学家要略胜一筹。

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从事文学创作，其中包括凯恩斯（他后来转向写作经济论文）。凡勃仑、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他们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文学家。

早期的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时常会缺乏足够的⁴数据，那些不能通过数字诠释的部分必须要通过恰当的表达才能体现出来。因此，钻研与可利用的文件相关的文字表达就显得非常重要。马尔萨斯依照当时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而得到悲观主义论断（粮食供应将无法⁴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近来，人们更加强调文学的作用。在经济修辞意义上，成功经济学家发表的言论更有说服力。^①我们可以研究伟大经济学家的小册子、信件和笔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比马尔萨斯更能代表工业家，部门原因是他更具说服力，而且他可以利用议会中的席位坚持自己的主张。

今天，许多“与经济学家对话”之类的著作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②虽然将经济学家的正式著作（少数人达到了目的）与“随便谈话”区分开来是重要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从这种新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某些启迪。

尽管它只关注形式，致力于修辞，但它还是要依靠正文来论证问题。失去了“邪恶”的重商主义者的支持，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论与谚语中的苏格兰沿海城市一样沉闷，潮流一去不复返。如果中世纪时期大卫·李嘉图能一直拥护工业化，虔诚信仰马尔萨斯理论的人将更有可能赢得他们的辩论。此外，还有一些修辞之外的东西。伟大的经济学家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用以观察经济行为。

那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社会和知识的趋势，这构成了伟大经济学家所阐发的思想。缺乏相关性是对经济学的持续挑战。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很可能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偏离了他们各自学派的鼻祖所给出的研究轨道。有时，他们描述经济原理，就好像这些经济原理是不可改变地作用于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律。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知识因素，但同时也有社会原因。

在探索各种不同的社会和知识的趋势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种可以判别我们审视世界的方式是否达到“最佳”的普遍原则。然而，模糊不清并不能妨碍我们形成公众价值观。一种方法是考虑特定的社会世界观，这被认为是真正重要的事情。⁵世界观是一个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神灵之间关系的广泛的共同信念。最为重要的是，世界观是一种洞察力。很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或团体都会赞成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也并非世界观中的全部内容

^① 经济学作为一门修辞学开始于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经济学修辞》，参见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麦克洛斯基是当今最懂得通俗易懂和诙谐幽默的经济学家。

^② 最早出现的一本书是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的《与经济学家对话》，参见纽约新泽西州托托韦，罗曼与阿兰汉德出版社（Totoway, N. J., Rowman & Allanheld），1983。

都会被人们平等地接受。但是，当某一特定的世界观一旦被广泛接受，它就为主要的社会道德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框架，并且可用于解释共同的行为模式。

一些世界观依据某种自然秩序产生，而另外一些则依据某种社会秩序产生。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自然秩序更多地来自于人类的想象力而非人类的经验。例如，当谈及法律和正义时，我们通常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秩序，比如我们所处的社会所形成的秩序。但是，大多数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讨论的经济规律存在于自然界，并且能够为人们所发现。

社会规则 and 法律规定作为使私人感情和个人利益与整个集团或国家利益达成一致的手段也很重要。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愿景也有必要包含社会规则。

伟大的英国科学家和数学家艾萨克·牛顿使人们认识到了自然秩序，而运用自然秩序和自然科学对经济学进行改造则始于亚当·斯密。斯密也受到了前者的影响。牛顿所描述的宇宙由一个巨大的时钟精确地操控着，斯密希望社会秩序能成为这个大钟的齿轮。这幅17世纪用于描述行星运动的图画迷住了许多科学思想家。对于在许多学术领域（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也包括现代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学者来说，牛顿力学仍是科学想象中理应出现的。20世纪中叶，保罗·萨缪尔森这位注定要成为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师，把经济学描述为与物理学一样，是具有统一标准和固定模式的一门科学，而他的大部分同行都表示了认同。

6 当然有一些最感兴趣的人物没有赞同这种论调，少数清醒的人表示出了异议。他们是攻击传统观念的人或是非正统的思想家，富有洞察力地评论着他们所在时代的世界观。一般来说，他们强烈反对依赖于永恒自然法则的自然秩序。他们甚至认为社会秩序也会发生变化。实际上，在其所处的时代，亚当·斯密也是激进者，尽管他在一本巨著中赞同自然秩序，但却在另一本巨著中认可了社会秩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在其所处的年代都被视为激进派，例如，马克思、凡勃仑、加尔布雷斯、海尔布伦纳、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还有其他人都应该被忽视。

世界观——即使是经济学家所阐述的世界观——有助于为某一特定的社会组织提供辩护，但是存在着组织经济活动的一般方式以及这一组织所采取的特定制度的形式。市场交易体系是西方国家经济的特征，现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不仅包括东亚地区也包括以前信仰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和苏联，都希望能够采用这项制度。虽然如此，也存在其他的体制，而且并非所有的市场体系都是一样的。因此，这种愿望无法实现。

社会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社会必须持续地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否则它将会消亡：今天的俄罗斯人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时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分配生产福利，否则生产将停止：所有的社会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与世界观密切相关，因为生产可以被迫进行也可以自愿进行，这取决于社会成员习惯于容忍还是诉求。一般来说，可能的社会安排可以概括为一曲四重奏——习惯（或传统）、命令、竞争和合作。

在习惯性经济中，各种经济职能由传统来决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是因为他们及其祖先一直从事这行。例如在古埃及，每一个成年男子都需要遵循埃及的宗教传统接替他父亲的职位。在西方社会，直到15或16世纪，工作的分配也往往是世袭性的，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从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即使在今天某些族裔群体（如阿米什）中，人们也几乎总是选择他们父母从事的职业。

在指令性经济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被告知该如何做，就如同军队依据指挥官的命令行事一样。命令的有效范围可能只包括经济领域，也可能包含与经济共存的政治民主。然而，苦役也是一种指令性经济。虽然在古希腊，雅典城是著名的民主制的诞生地，但是即使在它最“民主”的时期，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罗马帝国同样也依赖于苦役。

当习惯和命令能够重叠时，纯粹的竞争就能独立出来，但是这也只有发生在竞争是纯粹的时候。特别是，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中，其自身而不是传统或权威，决定了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通常在理论和实践中，所有的权力完全由商品和劳务的市场所支配。人们依据自己的主动权和技能选择职业。家庭从市场中选择任何他们想要的或是必需的商品和劳务，生产者生产消费者在竞争价格下所需求的产品。由于制度中存在着选择的机会，所以亚当·斯密将竞争性市场称为“自由的制度”。

美国经济常常被视做竞争性市场体系的一个例子，但是美国人知道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描述而已。今天的美国很少出现习惯性经济的要素，但经济绝大部分是“公共的”，这意味着联邦、州、甚至是地方政府都有相当多的中央集权指令。此外，某些大的经济部门的某种产品只有少数的生产者，并且有工会参与其中，在这种方式下价格并不总是形成于自由竞争。

合作可能会导致一种折中版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产品的具体数量和价格由自由市场制度确定，但是，收入和财富的极端分配受民主政府的影响。换言之，自由市场制度由其生产效率来衡量，但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判断影响着对收入的分配。合作经济要求私营部门的生产者和公共部门的政府人员像一个整体似的相互配合，拥有一致的政见和目标。这可以通过共同参与的工人、管理人员、金融家和政府代表组成协调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努力协调一致。社会目标的基础是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对话和讨论。媒体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市政厅版本的拉里·金现场直播节目（Larry King Live）。合作经济需要广泛的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以及广受赞赏的社会凝聚力。

斯堪的纳维亚经济，特别是瑞典制度，是最适合于合作经济标准的。虽然90%以上的瑞典工业是私有的，但中央政府有权调整自由市场运行使之符合社会目标。瑞典经常作为“福利国家”的一个例子而被提及，它的这种制度依赖于非常高的税收（大约是美国GDP中所占份额的两倍），其中一半以上的税收以福利的形式重新分配。此外，瑞典国民收入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越高，税收比例越高），以至于工人收入的边际税率是美国的两倍左右。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相对于美国而言，瑞典的收入较为平均。大多数的人都归属于几个分布广泛的瑞典强制团体，它们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并且执行了大部分的协调

职能。组织一词往往暗示着洁净，但这四种笼统而又抽象的经济组织类型很少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出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政治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妻子，在一封信中写道：“同样特性的能量能使一个人成为凶猛的恶棍，也能在好的社会秩序下令他对社会做出贡献。”^① 组织可能不是目标，但它是真正重要的。个人在社会的组织过程中扮演着角色，同时社会也有助于塑造这些角色。

毫不奇怪，习惯性、指令性、竞争性市场或合作经济之间的多种制度变形是可能的，而且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现代世界中经济制度的某一特定类型时，我们同样发现这些制度也以凌乱的混合状态存在着。我们往往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现所有四种类型的经济组织。例如纳粹德国，也残酷地将奴役与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

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考虑，我们有时会夸张地描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主笔的漫画家夸大了现实的阴暗面。有人说社会主义中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并非要求公众掌握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只需要那些决定它们自身运作的一些部门。有人说《圣经》中的伊甸园是共产主义的极致，因为货物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商品价格等于零。亚当和夏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消费。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共产主义，不能免费且无限地供应物品和服务，以使得每个人根据各自需要自由地消费。即使是在《圣经》的伊甸园和它的东部，不满和诱惑仍占据上风。

资本主义是一个以私有财产和等价交换的双向交易体制为基础的经济。实际上，这一体制有很多种组合形式，而且从未取决于绝对的自由竞争市场以及经济上完全的利己主义动机。在合作经济中，收入和财富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民主政治进程。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几乎不可能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且令人无法忍受的社会中维持，即使这一社会的其他方面是围绕着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组成的。总之，这涉及人们的价值判断，而且世界观也在不断演变之中。

由于世界观被足够多的人所赞同，所以经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选择。虽然如此，信念、世界观似乎是权利的必要来源。纵观整个现代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诉求于不同的世界观进行辩护。主要为市场资本主义辩护的西方经济思想，历来就与个人权利有关。早在亚当·斯密（1723—1790）时期，市场交换体制被推定为取决于个人权利的自由表现：可以自由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雇用需要的人，从事任何想从事的职业，自由选择雇主，自由决定保留收入的份额，即完全自由的交换和积累。

我们不会通过承认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描述，而为我们的简史提供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既然如此，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非常

^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瑞典、挪威和丹麦短暂居住期间的通信集》，第19封信，威尔明顿，德尔，威尔逊和约翰逊书店（Wilmington, Del: J. Wilson & J. Johnson, Booksellers），1796。

重要的。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利益共同体是经济的一部分。起初，我遵从罗伯特·海尔布伦纳，一个长期研究制度的学者，用他的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

海尔布伦纳认为，资本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中第一个就是存在一个被称为资本的东西或者过程。^① 根据海尔布伦纳的理解，资本这一术语具有两个独特的含义。有形资本是我们可以接触和触摸到的，比如机器、厂房和公路等基础设施。但是，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个过程，一个有着复杂环节的交易过程。货币成为商品，接着商品再变成货币，其目的是在结束时要比开始时有更多的货币。这一过程导致了资本积累。

11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亚当·斯密曾形象地描绘过的按照法律和习俗建立起来的市场机制，它使得人们可以进行由马克思所详述的资本积累。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和价格）经济和资本积累。没有任何其他体制把市场机制作为一个网络。

根据海尔布伦纳的理解，资本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政治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横向和纵向的秩序架构。横向秩序维持着社会各阶层内部关系的稳定；纵向秩序广泛地维系着各阶层间的差异。与任何其他的体制不同，阶层之间差异的产生取决于是否拥有资本（社会分割为资本家和非资本家）和政治权力。

其他体制也存在阶层的等级制度，最值得注意的是封建主义。但是与封建主义不同，资本主义享有两大权力领域：私人的和公共的。公共领域制度通常，但并非总是，强化资产阶级利益。私人领域的权力源于资本积累。权力来源于持有的资本，因为根据海尔布伦纳的理论，“权利应当与按照其意愿贡献给社会之后保留下来的财产相一致”^②。这种权力不是绝对的，只是因为社会秩序往往受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

海尔布伦纳构建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征是一个有价值的框架。通过扩大他有关资本主义的定义，我们可以识别出许多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例如，在美国历史的各种时代（镀金时代、爵士乐时代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激流时代），人们专注于用钱生钱，而把商品生产的困境抛到脑后。近来，我一直使用“华尔街资本主义”这个词，用来表示许多社会规则被打破的时代。^③

哪个观点、哪种思想抓住了真相？这不是很容易就能知道的。我的信息比任何快速而又精心准备的答案更为明确：经济学不是凝固、永恒的教条，它在不断演变之中。那些被喻为稳定的自然科学可能会在历史的变迁和理论的更替

① 我的讨论来自于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21 世纪的经济学”，载查尔斯·J·惠伦（Charles J. Whalen）主编：《21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266~269 页，阿莫科，纽约，伦敦，英国，M. E. 夏普（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1996。更多的扩展讨论出自海尔布伦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纽约，W. W. 诺顿（New York, W. W. Norton），1985。海尔布伦纳的所有书籍都值得一读，他有着独一无二的简洁文风。

② 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经济学背后的面纱》，38 页，纽约，W. W. 诺顿（New York, W. W. Norton），1988。

③ 参见 E·雷·坎特伯里（E. Ray Canterbery）：《华尔街资本主义：债券持有阶级的理论》，河沿，纽约/伦敦/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River Edge, N. J. /London/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2000。



中变得不再牢固。但这也提供了补偿。在经济学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经济学家
 的不安可以激发更多的想象力，就像伟大的经济学家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正如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所言：“世界之所以有前进的冲动，
 靠的就是有人不安于现状”。

我们从封建主义的习惯和命令开始讲述，因为它的世界观很明确，也因为
 许多世纪以来它都在阻止着自由市场和经济科学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仍然必
 须同它的最后一些残余力量相抗争。

（此处为模糊的正文内容，因图像质量较差，无法准确转录文字。）

（此处为模糊的正文内容，因图像质量较差，无法准确转录文字。）

（此处为模糊的正文内容，因图像质量较差，无法准确转录文字。）

① 关于“沉网”的讨论，参见 W. W. Rostow, *The Economic Stages of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 此外，W. W. Rostow 在 *The Economic Stages of Growth* 中详细讨论了“沉网”的概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② 关于“沉网”的讨论，参见 W. W. Rostow, *The Economic Stages of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 此外，W. W. Rostow 在 *The Economic Stages of Growth* 中详细讨论了“沉网”的概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简要目录

详细目录	1
序言	1
引论	1
第1章 封建制度及其经济社会的演化	1
第2章 亚当·斯密的伟大见解	15
第3章 边沁和马尔萨斯：享乐主义者与“牧师”	29
第4章 收入分配：李嘉图与马尔萨斯	41
第5章 冰冷的贫困与火热的穆勒激情	51
第6章 卡尔·马克思	60
第7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繁荣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70
第8章 托尔斯坦·凡勃仑引领美国工业航船	85
第9章 爵士乐时代：战争的后果和大萧条的序幕	104
第10章 凯恩斯与大萧条	120
第11章 若干现代凯恩斯主义者	142
第12章 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深入的反革命	167
第13章 经济增长和技术：熊彼特与资本主义的运动	189
第14章 资本主义的多重面孔：加尔布雷斯、海尔布伦纳与制度经济学	204
第15章 赌场经济的兴起	215
第16章 全球经济	237
第17章 攀登经济学理论的高峰	249
第18章 经济学的未来	258
常用术语汇编	265
阅读材料评注	273
索引	288
译后记	331

详细目录

序言	1
引论	1
第 1 章 封建制度及其经济社会的演化	1
§ 1 托马斯·阿奎奈和世界观	1
§ 2 中世纪前的发展	2
§ 3 封建主义发展简史	3
§ 4 市场的复兴	8
§ 5 和谐之路上的变革之风	10
§ 6 重商主义和大政府	12
第 2 章 亚当·斯密的伟大见解	15
§ 1 牛顿、斯密和自然法则	16
§ 2 重农主义者	17
§ 3 亚当·斯密的方法	18
§ 4 工业和国民财富	19
§ 5 斯密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	21
§ 6 自然法则和私有产权	22
§ 7 斯密的价值理论	23
§ 8 斯密、现实与未来	26
第 3 章 边沁和马尔萨斯：享乐主义者与“牧师”	29
§ 1 古典经济学家梗概	29
§ 2 古典时期与工业革命	31
§ 3 斯密式和谐社会的蒸发	33
§ 4 以杰里米·边沁为代表的哲学激进派	34
§ 5 托马斯·马尔萨斯和人口爆炸：一个无知的警示	37
第 4 章 收入分配：李嘉图与马尔萨斯	41
§ 1 大卫·李嘉图：证券经纪人和经济学家	41





§ 2	社会实况：自由、博爱和不平等的经济阶层	42
§ 3	李嘉图与重商主义的较量	44
§ 4	李嘉图的贡献	48
§ 5	古典学派的遗产	49
第 5 章	冰冷的贫困与火热的穆勒激情	51
§ 1	现实工业世界中的工人	51
§ 2	狄更斯笔下的贫困、工厂条件与古典经济学家	53
§ 3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	55
第 6 章	卡尔·马克思	60
§ 1	马克思与他的知己恩格斯	60
§ 2	黑格尔的影响	63
§ 3	经济异化的刺痛	64
§ 4	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	64
§ 5	马克思观点的缺陷	68
第 7 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繁荣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70
§ 1	边际上的欢乐与痛苦	71
§ 2	边际主义的桥梁	72
§ 3	边际主义与分配理论	74
§ 4	马歇尔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新古典美好时光	75
§ 5	马歇尔的贡献	77
§ 6	面临瓦尔拉斯均衡的碰撞	79
§ 7	马歇尔的巨大影响	82
第 8 章	托尔斯坦·凡勃仑引领美国工业航船	85
§ 1	小霍雷肖·阿尔杰与和谐世界	86
§ 2	第二次工业革命	87
§ 3	英国工业：太阳渐渐西去	89
§ 4	强盗男爵复活	90
§ 5	社会达尔文主义	92
§ 6	修正的达尔文主义：凡勃仑与制度经济学	96
§ 7	新古典的统治地位和公共政策	100
§ 8	显著的和谐缺失	101
§ 9	凡勃仑被载入传说	102
第 9 章	爵士乐时代：战争的后果和大萧条的序幕	104
§ 1	爱德华七世时代和凯恩斯早年在布鲁姆伯利的生活	104
§ 2	帝国主义和 1917 年俄国革命	106
§ 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	111
§ 4	美国的情况	112
§ 5	繁荣的 20 世纪 20 年代	116
§ 6	罗宾逊夫人、张伯伦先生和非价格竞争	118